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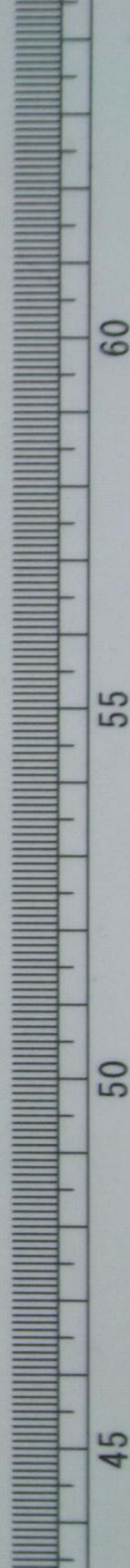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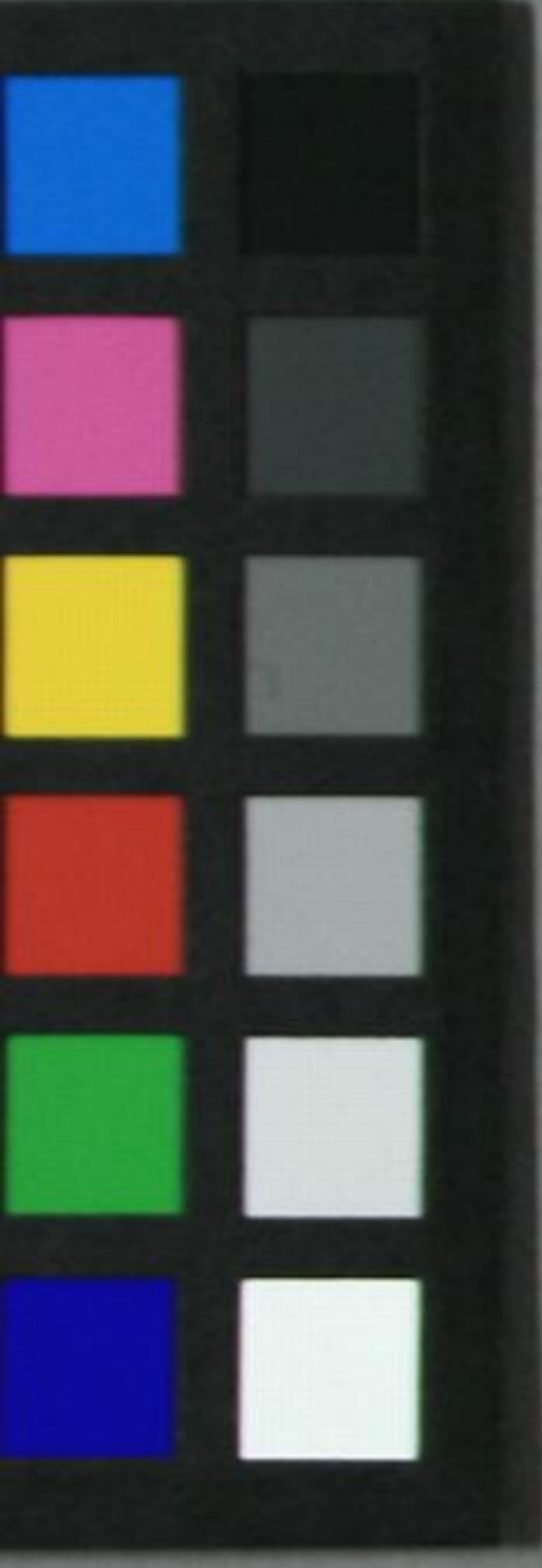
八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8



早稻田大學
圖書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一 起疆圉大荒落盡 迄默闢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乃仁文庫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于三年耳丞相封侯自弘始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弘則既相而後封

侯故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與參謀議每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別於掾史官屬也

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難乃弘嘗奏言十賊曠弩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下選侍中

通鑑卷十九

010190612746
1821-8

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吾讀曰虞。

非以相害。

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鎖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梃。

相撻擊。

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筆。馬過也。挺。大杖也。折。而設翻。耰。音憂。挺。大鼎翻。撻。音闔。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

卒以亂亡。

卒。子恤翻。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記內則。國君世子生。

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

古者。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又以鄉射之禮。詢衆庶。

愚聞聖王。合射以

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

爲盜之爲。于僞翻。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

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是。擅抵觸也。

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

乃難。

且翻。詘。與屈同。

弘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

驕恣數犯法。

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同。

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

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

事以。

致其罪。而誅之。

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

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右史內後。爲右扶風。治直之翻。任音王。

上從之。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

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

沮音組。

太僕

公孫賀。爲衛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

俱出朔方。太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

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

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

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猶言裨將也。頻。移翻。

衆男女。

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言百萬。畜。許救翻。

於是引兵而還。至

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

一本無
衛青
事
本末
同

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

復扶

封青三子伉

不疑、登，皆為列侯。

師古曰：伉音抗，又工郎翻。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

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

謂再臣幸得待罪行間。

行戶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

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

列漢書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

上列地，封為三侯。

作裂

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為合

騎侯。

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票之名也。余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于勃海高成。

都尉韓說為龍頌侯。

班志

侯國屬平原

公孫賀為南甯侯。

師古曰：南甯侯又普孝翻。

李蔡為樂安侯。

樂安功臣表，作安樂

郡，領音洛

校尉李朔為涉軹侯。

涉軹，班史，衛青傳，作陟軹，功臣表，作軹，食邑于齊郡之西安。

趙不

趙不

食邑於琅邪之昌縣

虞為隨成侯。

公孫戎奴為從平侯。

從平侯，食邑於東郡樂昌。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班史，豆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

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

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

說式芮翻，師古曰：下胡稼翻。

大將軍尊重，君

案諸本無作賢者

說讀曰：悅見廿一初三年

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掛客，反不重邪？

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

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數所

遇黯加於平

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

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汲黯見

見賢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

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于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

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

之以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

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

人，復其身

為于偽翻

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

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

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可知也。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者。

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執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

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

案此段探之史記有傳而無

夏字衍漢書百官表云：四月丁未，為河東太守。

王懋茲
儒林傳
考辨之
詳矣文
繁不錄

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矣。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初，淮南王安

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好呼到翻，履之欲翻，喜許記翻。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遷死見十

四卷文帝。建元六年，彗星見。彗祥歲翻，又徐醉翻。或說王曰：先吳軍

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說式芮翻，先悉薦翻，長直亮翻，謂吳王濞起兵時也。今彗星

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治直之翻

下郎中雷被獲罪于太子遷。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子，故得罪。師古曰：被皮義翻，姓譜雷古方雷氏後。

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

惡毀惡也，如字。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

自明，事下廷尉治。下廷尉嫁翻。蹤跡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人衣於既翻刺

七亦。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師古曰：即就也。就問也。王視中尉顏

三史拾遺
景陳

巨效傳中
爵當是
段宏偶
官表名
逸其偶
也其偶
案百官
表元有
中其有
容字股
相其或
即其或

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閑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弃市。闕音

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

安之弟也，孝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

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

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

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

夜從容勸之。從千容翻。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

矢。輜薄庚翻，兵車也。樓車也。鍛都元翻，冶鐵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

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

具。為反。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

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

為前將軍

功臣表，翁侯國在魏郡內黃界。

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

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

師古曰：沮音祖。

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

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

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雁門。赦天

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又翻斬首虜萬

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

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

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

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

誘音西，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建盡

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

班表議郎，郎中令秩比六百石。

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

史安曰：不然。

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石，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

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

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

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

言失為臣之意也。行戶剛翻說式芮翻。

且使臣

職雖當斬將。

將即亮翻。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

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

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

初平陽縣吏霍仲孺

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

霍姓以國為氏。

去病年

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

服虔曰：票姚音飄搖。

師古曰：票頻妙翻，姚羊召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

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為多，過於所當，一日漢

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

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

匈奴左右

比再冠軍。

師古曰：比頻也。毗至翻冠古玩翻。

封去病為冠軍侯。

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穰縣盧陽鄉宛縣

臨眺聚為冠軍侯。

侯國眺音桃。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

漢書

史記漢書

本末同

表二
字疑作
終

封賢為眾利侯姓譚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功臣表眾利侯食邑于琅邪郡姑幕縣是歲失兩將

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

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

用其姊妻之妻七細翻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漢同陰山以北皆

大漠不生木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其微困極然後取之微一遙翻無

近塞單于從其計近其斬翻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比毗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與讀曰預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

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

吏禁錮重繫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真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

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下云級十七萬凡

直三十餘萬金今瓚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

漢書食
貨志注
引上書
所引有
說問有

正有十
計級不
足與本
或茂矣
書甘陵
考案字
係以參
宜補上
字補余
進據平
隱下平
以疑八
脫下八

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注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為不足又

疑史之正文萬字為衍皆未為允也蓋級十七萬者實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至二級則

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

十萬金為錢三十餘萬矣此當時鬻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

多少為爵級之高下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之其失彌遠

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

七級合成三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翻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獲獸一角而足

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麟

身牛尾馬足五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以擇地詳而後處不履

生蟲不踐生艸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井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

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麇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爾雅於

麟麇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麇圓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為麟而未知其果為麟也於

是以慶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時音止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

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今元以郊得

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

除入漢為太山郡濟子禮翻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太山及其旁

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

通鑑卷十九 漢紀十一 六

漢書伍
被傳見
字上將

姓譜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余按衛
亦有左右公子姓譜之說非是魯有左丘明
漢家所畫
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
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
治直
王召
中郎伍被被皮義翻姓譜伍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
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
召問之復扶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
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行戶剛翻立為天子此所謂蹈
瑕候間覓翻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
之易也易以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事見十五卷夫吳王王
四郡四郡東陽郡鄣郡吳郡國富民眾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
大梁謂為梁孝王所破也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
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
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

伍被傳
云被因
流涕而
起此從
南史此
傳准

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東宮淮南王所居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
最長庶生日孽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言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
為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
殺漢中尉事事見上元下廷尉治下選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
曰復扶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
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
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招
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
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微幸邪師古曰微要也幸非望之福也微一堯翻被
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
丞相御史請書言偽為丞相御史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
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逮諸
侯太子幸臣逮追對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

進錯審公疾有左台八子後因天馬於安南

說式芮 儻可微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

此言不須為此也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

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吏使欲使人偽得罪而西

言使人詐為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事大將軍一日發兵言一日猶即刺殺大將軍刺

亦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好呼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

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芮翻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

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為亭長令求盜之薛治竹皮冠人衣於既翻持羽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呼火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

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

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罷遣出去也相息亮

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言雖自刑而身首不能絕也到古頂翻

同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

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

下公卿治其黨與索山客翻求也搜也上時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

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

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雅素也雅辭素來言語也廷尉湯曰被首為

王畫反計偽翻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

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遺于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

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

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

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軺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

孝敗滯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

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

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

顏師古以開為陸本准上有十三字

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四年。氏音

支。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為于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

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多善馬。馬汗血。孟康曰。大宛

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有城郭室屋。如中

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國在南山下。居西。于寘之西。則

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葱嶺。入北天竺境。又

海。雷翥海。即西海。在安息之西。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

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

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

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渤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鹽澤潛行地下。其

南則河源出焉。山海經云。河出崑崙。崑崙山。其一出蔥嶺。一出于寘。嶺

河有以十三。漢書。西域傳。見西。咸。

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渤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渤澤即鹽澤也。西

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

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

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

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鹽澤去長安可

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積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鹽澤去長安可

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即秦所築長城也。秦築

屬隴。南接羌。屬漢道焉。隔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

畜牧。奄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

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叩竹杖。蜀布。臣瓚曰。叩山名

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叩都叩山。出此竹。因。問曰。安得此。大夏國

名。叩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叩渠容翻。問曰。安得此。大夏國

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屠胡也。鄧展曰。毒

索隱曰。身音乾。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

度之。著直略翻。度徒洛翻。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

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

險。羌人惡之。使疏吏翻。惡鳥路翻。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少詩。從蜀宜徑。又

無寇。師古曰。宜猶當也。徑直也。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

通鑑卷十九。漢紀十一。九

治番兜城臨嬌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

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朝直遙翻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

地萬里重九譯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

徧於四海欣然以驚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

等四道並出師古曰問使者求問隙而行問古其翻使疏吏翻出駝出冉出徙出叩獎指求

身毒國徒斯榆也指身毒而行徒讀與斯同楚蒲墨翻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

閉氏祿南方閉壽昆明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嵩即今嵩州也昆

昨又音作嵩先慈翻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

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躡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

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滇池漢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

魏晉之間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長知兩翻

滇音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

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

百官表 元元狩 安侯李 蔡大夫 幸上疑 脫三月 字上疑 霍上疑 脫以字

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師

也復扶又翻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三月戊寅平津

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

湯為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

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昔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

乎又按長曆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表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始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甘殺折

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

列執渾邪王子師古曰渾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

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

日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

金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其遺法屠音儲 詔益封去病二千

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復扶

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

御覽兵部無引漢字

數百里。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易以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陳讀曰陣胡急

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

善弩之名。裴駰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

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復扶又翻。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艸處，軍得以不致。封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

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括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罷讀曰疲。弗能

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廣軍失亡多，而殺虜亦過當，故曰自如。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張掖郡，使路博德築

遮虜障于其北。過小月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至祁連山

得單桓、曾涂王。張晏曰：單桓、曾涂皆胡王也。師古曰：酋才猶翻涂音塗。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江翻。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

票侯。以從票騎有功，因為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功臣表：宜冠侯昌縣校尉僕多為輝渠侯。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作僕明輝渠侯，食邑于南陽之魯陽縣。合騎侯

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師古曰：選取驍銳。索隱曰：選宣變翻。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軍。先悉薦翻。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

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雁門，殺畧數百人。江都王建。建易王之孫。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教翻。淖姓也。戰國

時楚有建游雷陂。雷陂，即廣陵之雷塘，在今揚州堡城之北，平岡之上。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

通鑑卷十九 漢紀十一 十一

智據方以偶當雅作

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見賢編建臨觀大笑。令

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

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祝織救翻。謂莊助翻。又聞淮南衡山陰謀。

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

成光等皆棄市。國除。膠東康王寄薨。寄景帝子。中二年受封。秋。匈奴渾邪

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

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

人。要一。逢翻。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使疏吏翻。

馳傳以聞。傳張戀。翻下同。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

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票騎既渡河。

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

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傳音張。戀翻。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

注衍

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

邪王萬戶。為潔陰侯。班志。潔陰縣。屬平原郡。潔他合翻。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為列侯。呼毒尼。為下摩侯。靡。為輝渠侯。禽黎。為河棊侯。大當戶。調。雖。益。封。為常樂侯。文。穎。曰。靡音鷹。疵音庇。廢之庇。師古曰。疵。匹履翻。

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

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貰。始制翻。貨也。師古曰。除買也。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

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罷。讀曰疲。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

中有高門殿。賈音古。見賢遍翻。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也。絕和親。中國

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勝音升。而費以巨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

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

鹵獲。因予之。鹵與虜同。予讀曰與。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

也。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材物

于邊關乎。

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闕也。

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偽子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

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

河之南也。師古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曰屬國。而金城河西

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西。通謂之金城。河西

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

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

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閼氏音烟支。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游宴之時。而召閱諸馬。後

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至日磾

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亮直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黃門有馬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帝所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

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日磾既親近。近其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乘繩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

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

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為金氏貴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字滂夏五月。赦天下。淮南王之謀反

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師古曰。獄辭所連發出其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

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

康寄去年薨。今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

衡山王

國都

六故改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 山東

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廢工外翻芻

曰庫 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

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遺蒙恬却

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 匈奴得其河南造陽

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七十餘萬口衣食

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 仰牛向翻予讀 冠蓋

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升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

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繇讀曰

上將討昆明 以其閉漢 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

以習水戰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 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

免兵革數動 數所 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財于官以 及五大夫

夫為吏不欲者出馬 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 於是除千夫五大

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李斐

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

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

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 上方立樂府 樂府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

水中出渥音握注於佳翻 上方立樂府 九章使童男女七十八歌之師古曰始

律都尉 協律都尉先無此 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

詩多爾雅之文 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調徒鈞翻爾雅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

乃能通知其意 漢時五經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 及得神

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

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詩大

聲成文謂之音注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謂五 上默然不說 說讀曰悅

樂書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八俱歌又嘗得

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

下得馬詩以為歌云丞相公孫弘曰黯毀謗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

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

李斐注云 史記漢書 無以漢記 師古注云 日此為其 久通或為 是此通或 所本此字 實非古也 上云云也 法免所多 廢免之所 廢免之所 皆以心之 利乎第茲 買者第茲 勒以出者 除則無故 吏以無故 之則無故 故以無故 伐出馬令

通鑑卷十九

漢紀十一

十三

丘按天馬歌本志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
五年十一月立泰時於甘泉大初四年貳師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
狩二年薨汲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淮陽太守元鼎五年卒又黯未嘗為中
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年汲黯為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
雖未立泰時或以歌之於郊廟其
十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

御覽
事武部
資武部
作故
人

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
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
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
怒上笑而諭之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諭之即其怒笑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
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

見使他人處此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
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 曰
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
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

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
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朱熹曰便
者順人之

朱熹
作蔡
此注
同命
傳

便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
便毗連翻辟讀曰僻 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象

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賈音古奈
古累字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

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績緣以絹翻師古曰績繡也
績五采而為之績黃外翻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後與
後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

品如淳曰雜銀
錫為白金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小者楮之其文龜直三百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無如馬人用莫
如龜故以為白金三品之文師古曰楮圓而盜鑄

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勝音
升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
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

齊有大夫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姓諸桑秦大
夫子桑之後咸陽齊之大煮鹽

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
不必用

籌筭而知其數 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毫至秋而銳小
言其剖析微細

雖秋毫之小亦可分而為二也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足以

代別也。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沒代別至魏武改以械代鈇也。晉律鉗重二斤長翹一尺五寸師古曰鈇徒計翻

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

其財物之多少而為名簿送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

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一筭筭百二十錢緡眉巾翻及民有輶車若船五

丈以上者皆有算輶小車也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

緡錢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

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師古曰論事既多至天子

忘食丞相充位但充其位無所建明天下事皆決于湯百姓騷動不安其

生咸指怨湯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數所天

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少詩使

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

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

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

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委于偽翻蓄也如此而匈奴可滅也

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乃召拜式為中郎爵

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齊王次昌元朔二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子闕為春有星孛于東北

齊王式蓋傳聞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終書之幾居豈翻內翻夏有長星出于西北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

畫計為于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幕沙漠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

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師古

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從才用翻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

中令李廣數自請行數所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

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其食

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罷讀曰疲乃

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走音奏而令前將軍廣并於

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曲也戶悔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結髮者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臣願

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

數奇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脫有邂逅失之為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

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敖友又脫青于厄故青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

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

意甚愠怒愠于運翻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

言結陳以待敵也陳與陣同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續

漢志諸軍有矛戟其飾幡旂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

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欲沒也大風起砂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

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

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洛翻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

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騾者鱸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昌犯也騾來戈翻昌莫克翻時

已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女居翻殺傷大當殺傷各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

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直二翻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

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寘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

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

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不及單于戰

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師古曰簿謂文狀也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上時掌翻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復扶又翻遂引刀自剄。剄古頂翻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援臂善射。

如淳曰。臂如援臂通肩也。度不中不發。度徒洛翻中竹仲翻將兵乏絕之處。孔穎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近其斬翻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樂音洛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師古曰。知謂素相識也。為于偽翻而右將軍獨下吏。下退嫁翻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谷蠡音鹿

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師古曰去除也。羌呂翻。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重直用翻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校戶教翻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瀛。朔。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瀚海在沙漠。北師古曰。積土增高曰封。為單祭地曰禪。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路博德為祁離侯。新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

通鑑卷十九

軍等應劭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為號漢官儀曰時議者以為軍中有候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軍品秩位亞丞相

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

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孫孫武吳吳起也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

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治直之翻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

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昭翻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

班表太官有令有丞主膳食師古曰齎與資同余謂音則兮翻亦通裝也為于偽翻乘繩證翻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重也米之善者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

騎尚穿城蹋鞠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徒騰翻鞠居六翻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許吏翻

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操七到翻是時漢所殺虜匈奴

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索隱曰漢

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

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昌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為漢所攻遠遁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漢渡河自朔方以

西至令居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主屯田吏卒五六萬

人稍蠶食匈奴以北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

擊匈奴矣少詩沼翻復扶又翻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

子下其議下遐嫁翻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班表丞相

有二長史秩二千石任音壬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之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

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朝直遙翻請才性翻使疏吏翻是時博士狄山議以

為和親便姓譜狄春秋狄國之後又曰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

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為生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

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蔽障以禦寇也障之尚翻又漢制每塞要處

別築為城置人鎮守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辯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曰

謂之候城此即障也

通鑑卷十九

史記漢書及漢書
愚漢書
一愚漢書
此本司

史記漢書
去病傳
比從漢

能於是上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

是之後羣臣震懼師古曰震動也懼失氣也懼之涉翻無敢忤湯者忤五故翻是歲級

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守王温舒為中

尉守式又翻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函谷關都尉也先悉薦翻吏民出入關者號曰

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師古曰猛虎產乳護養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為喻乳人喻翻及義縱為

南陽太守義姓也縱其名至關甯成側行送迎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至郡遂按

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言奈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後徙定襄太

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

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鞠問之也孟康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極桎錮加罪一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

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

鷹擊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王温舒始為廣平都尉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為

廣平郡在和平元年立為平五國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以

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意所

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温舒意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弗法謂弗行法也即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謂不盡意捕擊也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

不敢近廣平近其斬翻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

至令郡具馬五十匹為驛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內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

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人償臧師古曰臧日也

可臧獲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余謂沒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還臧讀日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

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古毋無通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

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

二千石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通鑑卷二十九

漢書

卷二十九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通鑑卷二十九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

幸王夫人卒。王夫人齊王閔之母。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

自帷中望見焉。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皆以為李夫人。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

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

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

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

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艸以飯牛也。飯扶晚翻。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

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謂其親書手蹟也。問其人，果是偽書。

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隱謂秘誅文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墮地葬其中。當

下吏自殺。墮而緣翻。下遐嫁翻。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考異曰：

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於是民多盜鑄錢。

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乃召拜汲黯

為淮陽太守。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彊其兩翻。予讀曰與。

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為于偽翻。下正為同。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

下。復扶又翻。填大賢翻。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

字音

事任音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思

不相安而失其所也吾徒得君之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過古禾翻與讀曰預御史大夫

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為

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

譽音好興事舞文法好呼到翻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及湯敗上抵息罪師古曰抵至也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

侯王相在郡守上秩與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

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十歲而卒詔徙姦

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

相武彊侯莊不謂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彊縣是也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

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

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

兩其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善已謂瘳也置酒壽宮帝

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非可得見聞

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

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時上

卒起幸甘泉卒讀曰猝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

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也以為過也復扶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雨于具翻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事見上卷

四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肆也義縱

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

史記作七十

相志武彊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彊縣是也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

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

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也下戶嫁翻降附也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少詩沼翻

兩其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善已謂瘳也置酒壽宮帝

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非可得見聞

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

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時上

卒起幸甘泉卒讀曰猝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

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也以為過也復扶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雨于具翻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事見上卷

四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肆也義縱

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

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

帝使楊可主告緝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
閣沮才汝翻壞也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緝據義縱傳則在今
冬棄縱市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怨大將軍衛青也恨
師古曰令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謂未多時也

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
病射殺敢射而亦翻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
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

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
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符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
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偽于夏

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
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敕王如尙書諸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
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敕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
發覺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歸
也大歸猶言

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
等六人姓諱宋恭公子石食采于褚其
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氏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

相為吏有罪者守郡守相
諸侯相也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冠
古

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霍仲孺本河
東平陽縣吏

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
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偽于
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

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帝置奉車都尉
掌御乘輿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是

歲大農令顏異誅景帝後元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
考異曰徐廣注史記
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符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既造白鹿皮幣見上卷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
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
璧故曰皮薦朝直遙翻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稱尺證翻張湯又與異有郤郤讀
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

微反唇師古曰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

雅下宜刪注
見說可考

經義述
開云注
貨云注
充國傳
注亡慮
大計慮
案師古也

以無慮
是也而
小計慮
則擊矣

下漢部人
漢部人
下漢部人
云二字

史記平
以此上
作此字

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煩寐翻。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按。封禪書。樂大

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旁得鼎。詔曰。問者。巡祭后土。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魏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

云。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

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鼎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昏暮與其奴亡命

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剽。匹妙翻。却也。好。呼到翻。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班表。

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湯所厚吏魯

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時掌翻。下。遐嫁翻。湯心

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為于。偽翻。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

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采。故曰導官。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班表。導官

屬少。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因徐尤翻。為于。偽翻。

省心。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

事下減宣。減宣。人姓名。減。古斬翻。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

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翻。丞相青翟朝

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朝直遙翻。至前。至。帝之前也。湯獨不謝。湯以丞相

陵。當謝。御史大夫不預園陵事。故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以

罪。丞相之罪。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故九卿二千石

朱買臣。嘗為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仕宦絕在湯前。

湯數行丞相事。數。所。角翻。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一本
下字

一本
下字

史皆怨恨欲死之湯欲以死發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

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服虔曰居謂儲也買音古下同與湯

分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

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佯驚

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

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

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被皮義翻汙烏故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

殺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書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作承露盤

高二十丈高居號翻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

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二月以太子太傅趙

周為丞相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衛有大夫石氏

孔上疑脫以字

大雨雪雨于具翻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是歲孔僅為大農

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權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白金稍賤民不

實用竟廢之鑄白金見上卷元狩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裴嗣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

為之其是此三令乎渾邪王既降漢見上卷元狩元年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見元狩元年

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

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

之朝直遙翻遠于願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

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

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國因留居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

右臂也斷丁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

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

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道可便

遣之它旁國他國者即遣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

騫諭指曰師古曰以天子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

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

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近其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

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

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宛

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

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

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

山烏秣西夜蒲犂子合依耐無雷難兜尉賓烏弋山離犂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

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指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温宿龜茲烏壘渠犂尉危須

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

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

源一出蔥嶺一出于資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昌海自于資以西水皆西流

逕休循尉寶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東西六千餘里南

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

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西則限以葱嶺西則限以葱嶺

馬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資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

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杆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

百五十里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

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

月氏大宛康居之道

通鑑卷二十

一本
翻下
又徒
翻四
字

蔡後為 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

以名官 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焉耆治員渠城去長安七

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黎治尉 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

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

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 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

威郡。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威郡唐 以絕匈奴與羌通

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

時。齋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

發八少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

者數歲而反。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

征記新安縣今 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具翻 關東

郡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憲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 子勃

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 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真

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綿 以常山為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

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 徙代

守上疑

漢書五

從本此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七

行至不辦自殺。不意天子行幸至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

東幸汾陰。班志夏陽縣屬左馮 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

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 上遂自夏陽

而上。如淳曰惟者河之東岸特堆壠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惟

人尻惟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名與笑同彼 上親望拜如上

帝禮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

班志榮陽洛陽。並屬河南郡。

封周後姬嘉為周

子南君。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

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余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

邑於穎川長社。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

勝景帝子。中二年受封。

樂成侯丁義。

義高祖功

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

薦方士欒大。

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

誅文成。見上卷元符四年。

得欒大。大說

說讀曰悅。

大先事膠東康王。

康王寄上弟也。

為人長美言。

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

多方略。

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處昌呂翻。

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

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

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塞悉則翻。

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

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惡音鳥。

上曰。文成

食馬肝死耳。

索隱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不食馬肝是也。

子誠能修其方。

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

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於是上使

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

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皆作某。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樹旗數百枚。大

令於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

拜天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

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

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

食邑二千戶。賜甲第。

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師古曰。斥不用者也。

又以衛長

公主妻之。

乘繩證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衛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

齋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

共讀曰供。相

屬於道。

屬之欲翻。

自太主將相以下。

太主帝姑。寶太主也。

皆置酒其家。獻遺

之。

遺于季翻。

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

據前史下文。言為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

使使

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

不臣。

羽衣。緝羽毛為衣也。今道士服被之。使衣亦衣於既翻。

大見數月。佩六印。

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并樂通

侯為六印。

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盭腕自言有禁方。能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漢紀

八

神仙矣

搢音厄腕 烏貫翮

六月汾陰巫錦

應劭曰 錦巫名

得大鼎於魏脍后土

營旁

師古曰汾脍本魏地之墳故曰 魏脍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

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

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

如淳曰以鼎 從行上甘泉

薦之

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秋立常山憲王子

商為泗水王

泗水統凌泗陽干三縣本 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

夫景帝前七年 為相中三年罷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

極知禹無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章懷太子 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

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 文法深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

素以敢斬伐著名

姓譜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孫 因以為氏按尹氏周之世卿

及為中尉吏民益彫

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

勝音 升

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

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

治直

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

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

與民相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余謂閭謂征斂稍寬 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閭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

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殿丁 練翻

課下日殿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繾屬不

絕師古曰繾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 繾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翻課更以最

課上上 上由此

愈奇寬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

南越王胡薨諡文王嬰 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

元元在長安取邯鄲穆氏女

取讀曰嬰邯鄲屬趙 國師古曰穆居蚌翻

生子與文王薨

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

趙佗自號南越武帝 李奇曰去其僭號上書請立穆氏女

為后與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

數所角翻師古曰風 讀曰風風諭令入朝嬰

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

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詩詔翻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

比內諸侯令辨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百官表元符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百石勇

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班志

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數所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朝直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

皆留填撫之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劓魚器翻上行幸雍雍於且郊或曰五帝泰

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師古曰等同也札木簡之

也薄小者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

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

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

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

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于荆山下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荆山鼎既成

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頰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頰人占翻黃帝上騎龍與羣

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

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拜卿為郎使東候神

于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岳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垣也在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

西登崆峒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地隴西守以行

往卒卒讀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從才於是上北出蕭關從

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新秦中地余謂唐取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巨麟州不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

有日字

守上疑

通鑑卷二十一

黃紀十一

十一

方接境時朔方新置郡蓋使北地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

如雍一時而有加焉雍有五時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五帝壇環居

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說文醊祭也師古曰謂聯屬而祭也醊竹芮翻食讀曰

飲從才用翻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昧冥也爽明也謂日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天子始郊

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掛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行

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遙翻下同其祠列火

滿壇壇旁享炊具享讀曰烹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上屬

天屬之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班表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即司馬

太后飭治行裝重齋治直之翻齋讀曰資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

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

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余據南越

王王姓趙曷為不稱南越秦王晉說未為通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王愈勝也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數所角

使者皆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先悉薦

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韋昭曰恃使者為介胃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章昭以介為侍介者間非也真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介者實主所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

侍坐飲坐徂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將即酒行太后謂嘉曰

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

狐疑相杖杖直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異於常也即起而出太

后怒欲縱嘉以矛縱楚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介

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

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

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

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往使疏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

通鑑卷二十一

取隱作越更其日分案南

史記本紀卷一百一十五
南越本紀

史記本紀卷一百一十五
南越本紀

罷參。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邾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邾城縣。邾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繆居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班表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都。番禺音潘。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冠古封

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班表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邾縣。繆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

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環濟要略曰：伏波將軍者，舩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出桂陽，下湟水。

山海經以湟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湟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曰：皇音皇。樓船

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瀆水。應劭曰：瀆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水經瀆水逕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

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

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

戈也。此蓋船下安戈，以禦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真父曰：船下安戈，既難指置，又不

可以行。今造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瓚說是。余據表

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甲為下瀆將軍。下蒼

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瓚曰：瀆，湍也。吳越謂之瀆。中國謂之磧。伍子胥

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

目下三
漢書本紀

漢書本紀

漢書本紀

漢書本紀

漢書志食
貨六傳下
式十作
四本毛
從百此
平作

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耐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歲以黃金嘗耐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子削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耐金也。耐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戶槩翻。辛巳。丞相趙

周。坐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下選。嫁翻。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

丞相。封牧丘侯。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

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衡翻。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五利將軍裝治行。東

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

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師古曰。售。應當也。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

樂成侯亦棄市。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使。疏。攻。故。安。

圍枹罕。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龍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枹罕。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枹。

匈奴入五原。五原。即秦九原郡。帝更名。唐為鹽州。宋白曰。五原郡有原也。五原。故城在

殺太守。守。式。又。今榆林縣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陘。作陘。音姚。氏曰。尋陘。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陘。音狹。

破石門。石門。在番禺西北三十里。郡國志。呂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

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

城。敗。蒲。邁。翻。師古曰。設營。以待降者。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

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復扶又翻。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

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

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考異曰。史記。漢書表。皆作係都。南越傳。皆云都督。今從傳。

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

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音下疑
有脫文

交趾見四
十一卷

一本城
上有故

上綱
目有
西得
二有
字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一

十三

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注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
之也交趾唐安南之地往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
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
交脛國爲人交脛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所謂雞交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海經
驩州之地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綏
曰二部在大海至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僭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綏
連耳至分爲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垂賢曰僭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僭丁甘翻
臣瓚曰珠厓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八里見茂陵書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
里僭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見茂陵書

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 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
王子侯表參考之則海常

侯當食邑琅邪功臣 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 趙光封
表臨蔡侯食邑河內 考異曰凡此等封 公孫卿侯神
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際侯居翁封湘城侯 考異曰凡此等封 公孫卿侯神
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爲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倣此

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 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漢緱氏
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 春
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
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 師
誕迂回遠也 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官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觀古 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據郊祀志五年秋爲伐南越告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
禱太一故今賽祠賽先代翻 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
者及健爲太守 健渠延翻 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
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 亮翻 誅且蘭及叩君苻侯 叩
之君苻才各翻下同 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
滅夜郎遂入朝 遙翻 上以爲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
以叩都爲越巂郡 叩渠容翻越焉郡 苻都爲沈黎郡 服虔曰今蜀郡
本苻都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苻都去 冉駹爲汶山郡 駹莫江翻應劭曰今
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爲黎州地 冉駹爲汶山郡 蜀郡岷山本冉駹地
宣帝地節四年省岷山郡并蜀今茂州諸羌之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
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篇汶山南接漢嘉西接
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 廣漢西白馬爲武都
郡 高祖置廣漢郡唐爲梓州白馬居武都仇池班志所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
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

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爲潮州韋 昭曰揭其逆翻蘇林音竭師古音竭 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一 十四

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

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

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餘善聞樓船請

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驃力等。為吞漢將

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豫章北二百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

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翼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即亮翻。下僕將同。弗敢擊。却就便處。皆

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偽子

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搴旗

之實也。師古曰搴。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

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師古曰以

得。不窮追之故。令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

請乘傳行塞。傳張懋翻。行下孟翻。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為三組。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師古曰言

也。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

有環。挾偽于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

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

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

能率眾以掩過。不不讀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

將軍韓說。出句章。班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浮海從東方往。

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

瀨將軍。出若邪白沙。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以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

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為于偽

疏吏翻。下同。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私謀。並許。應募。予讀曰與。為

具備人眾。遣之。為于偽。下同。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

失指

師古曰乖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

師古

更求充使

言其申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

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

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

予讀曰與

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

孟翻

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物

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

外國亦厭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

其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

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

蘭車師小國當空道

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

攻劫漢

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

易以鼓翻

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

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

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奴

將軍其義類此沮子餘翻

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

水而還

臣瓚曰匈奴河水去令居千里

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

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張國臂掖也敦音屯張掖昆

邪王所居地唐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渾邪王降以其

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

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

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

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請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牢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

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

舩算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彊其兩翻

商者

少物貴

少詩沼翻

上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

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

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

者合不死之名也

漢書作古不死之名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上時掌翻

師古曰稍漸也

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

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二十一

十六

齊上野脫以字

漢書郊祀志

王之盛節也。父音甫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

著竹筋翻。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也。閉，閉於天地也。祛，丘居翻。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

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故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

部將軍，親帥師焉。師讀曰率。乃行自雲陽。班志：雲陽縣屬左馮翊。北歷上郡西

河五原。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塞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

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置為登萊二州之地。言夜見大人長數

丈，長直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

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

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師古曰：間，微也。隨，問隙而行也。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泰山郡治所。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縣屬泰山郡。父音甫。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撝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貌皮弁同。

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盂，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撝之於腰帶，所謂撝紳之士者，撝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探此禮，以為封禪儀。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廣號翻。度，廣曰廣，高曰高。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山北為陰。丙辰，禪泰山下陞。師古曰：陞者，山之基足，陞音止。東北肅然山。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子侯事
見下文
注宜刪

紀事本
末后作

一本無
勒兵至
匈奴十
九字

史記本紀周禮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通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

間茅三脊為神藉。藉才夜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

書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里臣

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更互

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更互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

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著見景象屑然

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

梁父然後升禋肅然。禮與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工衡其以

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

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

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

山下。載子亥翻治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

先行候名山至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言夜見大人長數

丈。亮翻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

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已忽不見上

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

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古師

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古師

曰間微也隨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泰山禮祠地主於梁父。地主

之一也梁父縣屬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志委

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道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

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

之士者搢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

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採此禮以為封禪儀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

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廣

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山北丙辰禪泰山下陞。師古曰陞者山東北肅然山。

為陰丙辰禪泰山下陞。師古曰陞者山東北肅然山。

通鑑卷二十一

子侯車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七

史記本紀漢書有字

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見賢通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

間茅三脊。為神藉。藉才夜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

畫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班志明堂在奉

環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更互

衡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

事八神。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著見景象。層然

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

梁父。然後升禮。肅然。禮與禪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更工衡。翻下同。其以

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

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

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

山下。載子亥翻。治直之翻。下同。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幾居衣翻。復扶又翻。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

然。不必躁求。躁則到翻。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

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處昌呂翻。須待也。仙人

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

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並步浪翻。上時掌翻。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

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領大農。原父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盡管天下鹽鐵。弘羊

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賈音古。為

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委於僞翻。輸音成。大農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

牟大利。牟取也。如淳曰。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

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

病下野脫之字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倉貨志
官上
百字
從平
書此

通鑑卷二十一
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
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於既翻。今弘羊令吏
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秋有星孛于東井。晉天
志。
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李滿內翻下同。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天文志。魁下
六星。兩兩而
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填星。土星也。填
讀曰。填。
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
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閔。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
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三 起玄默。涿灘。盡玄
默。敦牂。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
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春三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侯翻。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

日。無所見。宿留音
秀溜。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採芝藥。以千

數。復扶
又翻。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
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
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
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夏四月。還。過祠泰山。初。河決瓠子。河。始決。
見十八

卷元光 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復扶又翻。塞
悉則翻下同。梁楚之地。尤被其害。

通鑑卷二十一

通典二
字當作

紀事本
末三本
陸本作

史記河漢書漢志無字

義翻 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

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沈持林翻令羣臣從官自將

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從才用翻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

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

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

迎河入渤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

空惟用潔耳醜山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上還長安。初令越

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

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雞雞雞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淨

洗線束之以竹筴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筴端執竹再祝左骨為儂儂我也右骨為人

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筴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

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

雞卵卜者握卵以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

吉凶 農人好樓居。好呼到翻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

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

蜚廉桂館益壽延壽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 臺在天

四館名觀古玩翻 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三十丈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

室。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

鮮有濕水列水山水三水合為列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

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翻鮮音仙以有汕水故也汕一音

訕 為置吏築障塞。為子偽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徼吉 漢興為

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班志泚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

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泚縣東入海翻道元註曰瀛自泚水而至朝鮮若泚水東流無渡

泚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泚水之陽也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泚水西至

增地縣入海經誤泚音蓋翻又泚 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見十二卷高

沛翻普大翻杜佑曰泚泚拜翻 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

城。王于都王險。章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

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郡泚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賢曰即平壤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

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見賢通 以故

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帝後

從史記此

下同

見下三年。方數千里。傅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

見。誘音酉。見賢。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師古曰。辰國即

一曰。塞關。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右渠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刺七。亦翻。即渡

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將即亮。翻。為即

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

殺何。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艸生。瑞命記。

王者慈仁。上為之赦天下。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乾音秋。作明堂

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

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余據班志。明堂在泰山

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

濰入于海。其地僻遠。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

非立明堂處。汶音問。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

渤海。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以討朝鮮。初。上使王然子。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諭滇王入

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

肯聽。仗直。亮翻。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

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

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魏

地。後沒于南詔。師古曰。唐南寧州。晉為南中寧州之地。唐為昆州。姚州之

昆州。袁州也。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又如

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

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汶

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

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比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

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訾

資。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是歲。以御史中丞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注廣云徐
一不作履
經常不願
改此法願
作輕

通鑑卷二十一
南陽杜周為廷尉姓諱杜本陶唐氏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有杜伯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

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言大抵依放張湯也放甫往翻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

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廷尉者也章

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

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也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雨千具翻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

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

困烏孫大宛之屬宛於元翻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泥野侯王恢佐

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泥野侯泥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泥七

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守式又翻少詩沼翻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

天子為兩將未有利偽于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

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

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

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悍下罕翻又侯肝翻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密也問空際也言暗密遣使投空際而出與樓船約降問古莧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

案月錄
正月丁
亥卯無
甲申無

西歸引
下更記將
字有軍
無

通鑑卷二十一

史記漢書

漢書

漢書

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尼谿相參將軍王暎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暎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相息量翻暎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將即亮翻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下宜明
鐵大昕
案降字
當連上
者長降
右渠子
名也
記功也
表作長
格切與
落小與
近非顏
說非顏
漢書
秋首作
記表亦
作表亦
異亦云
下亦當
有降字

陰。暎。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復扶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萊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玄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萊縣屬樂浪書縣無所攷樂音洛浪音浪

封參為漻清侯功臣表漻清侯食邑於陰為菽苴侯班書功臣表作菽苴侯食邑於勃海

此從史記作菽音秋苴子餘翻暎為平州侯功臣表平州侯食邑於泰山梁父縣長為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略食邑

於河。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涅乃結翻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其地當列水入海之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昔箕子居朝鮮。教

漢書地理志田民野理漢
御覽於民野理漢
御覽於民野理漢
御覽於民野理漢

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偽翻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辟讀其田野。飲食以蓬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放甫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臧讀及賈人往者。賈音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于海。欲居九夷。並見論語。桴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桴芳無翻。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王端薨。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諡法能優其德曰。考異曰。荀紀端皆作瑞。今從漢書。武都氏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氏者。西戎別種。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時音止。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道。

史記匈奴傳
匈奴傳

漢書匈奴傳
匈奴傳

都死罪以下。夏大旱。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
希復為寇。復扶又。翻下同。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數。色。角翻。使。使。下疏吏翻。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去羌呂翻。師古曰。穹廬。氈帳也。索隱曰。蓋以氈為廬。崇穹然而宋均曰。穹獸名亦異說也。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質音致。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蓋也。幾居。自謂本與漢為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師古曰。調。欲也。幾居。豈翻。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漢為于。偽翻。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

漢紀十三

予讀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

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

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及

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數所乃拜郭昌為拔胡

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曰。在南郡。余據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

唐縣。蓋以古地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

之潛也。在漢為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

望祀虞舜于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峰相似。望而疑之。

故曰九疑。相傳舜死于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瀛天柱山。班志。瀛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江。郡天柱山在

南帝以為南嶽。瀛。班志。尋陽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江。郡天柱山在

音潛。唐之舒州。自尋陽浮江。合志。尋陽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江。郡天柱山在

余據漢尋陽縣。在大江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

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江北。今蕪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

中。獲之。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脚。細頸。有舳。舳千里。薄

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二石大。能吞人。射而亦翻。舳。舳千里。薄

縱陽而出。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舳船前刺。縱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舳音逐。舳音盧。班志。縱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為縱

陽縣。梁置縱陽郡。師古曰。縱。千容翻。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唐為沂州。並海。浪翻。所

共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浪翻。所

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

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簿也。朝。直遙翻。

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長

平烈侯衛青薨。考異曰。漢武故事。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

上還。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起冢象廬山。廬山。蓋即廬山。楊雄所謂。廬山。蓋即廬山。楊雄所謂。廬山。蓋即廬山。楊雄所謂。

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阯

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

刺史焉。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吏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

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

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

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倍公向私。苟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

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

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河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

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請京。都奏事。中與。但。因。計。吏。與。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

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善號。北置朔方。南置交阯。與荆揚兗

豫青冀幽并為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昂畢散為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

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箕星散為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營

周禮以下八字宜翻

御覽引漢書作池斥逐也

史記大宛傳無字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室流為并州不以德才為號又不以恒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為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沅水以名焉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為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為揚州以為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為荊州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違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鈞鈞星別為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為益州益之言阨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奔走也。蹏。蹈也。奔。蹏者乘之。則奔立則蹏人。蹏徒計翻。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與。同。言馬有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也。超等。軼群。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可為將相。

及使絕國者。使。疏。六年冬。上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阪界。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為。越嶲。沈黎。汶山。益州。欲地

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嶲西南。

諸蠻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將即亮翻。復。扶又翻。

秋。大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

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妻七細翻。下同。

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之。治直之翻。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問。古覓翻。遺。于季翻。

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娶。師古曰。岑。士林翻。馭。子侯翻。余。據。漢書。岑。馭。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冊八

正昆一草
案昆一草
聲之轉
耳異字
雖異字
非取改
名之干
字而治
以爲治
也
師古曰
幻讀爲

代立爲昆彌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
也後遂以昆彌爲王號滅綿結翻
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

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應劭曰大鳥卵如一石也郭義恭
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

廣志曰大鳥頸及身脊跡都似橐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囊即今
之馳鳥也黎軒亦曰黎軒東漢爲大秦國唐爲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
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略曰大秦
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少非常軒音軒又鉅連翻及諸小國

驪潛大益車師扞采蘇離之屬據史記驪潛大益在大宛西扞采國治扞
采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寶

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寧柔蘇離康居小王國治蘇離城
去湯淵凡八千二十五里扞音烏采與采同蘇下戒翻
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見賢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
後不絕更工衡翻天子每巡

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

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師古曰言示
之令其觀覽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

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
以誇示之觀工喚翻下同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

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
也藏徂浪翻大宛左右

多蒲萄可以爲酒多苜蓿苜蓿草名苜
音目苜音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

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

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近其
斬翻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

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
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
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

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乙酉柏梁臺災天火曰災
人火曰災十二月甲午朔

上親禪高里伏犧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
之謂之高里字即爲蓬蒿之蒿或呼爲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

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
士衡尙不免况餘人乎今流俗漢書本有作蒿字者妄增耳祠后土臨勃海

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
僊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柏梁災

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
計簿也朝直遙翻甘泉作諸侯邸越人

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

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房太子傳建章宮在長
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

以言疑 御覽人 漢部引 事無餘 字事無餘 堂塗謂之 庭也數十 之獸故於 液池 治直之 中有蓬萊 丈高五尺 石驚三枚 黃圖曰 門大鳥立 若井幹之 樓輦道相 太子令司 正朔上詔

西度為千門萬戶各翻大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言川四方

則唐中數十里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索隱曰如淳云中唐有雙鄭立註唐堂庭也兩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

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為商庭蓋以西方之

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苑亦西方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

液池治直之翻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漸漬故曰漸臺漸子廉翻臣瓚曰

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岸有石魚長二

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驚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

黃圖曰璧門薄以璧玉四曰璧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明臺高五十

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并幹樓積木而高為樓

若井幹之形也并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并幹樓而百層即此

樓輦道相屬焉欲翻之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姓譜晉大夫受邑壺口其後以為氏

太子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宜改

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

首夏正以建寅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

首色尚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旺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

不足五字者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

世云匈奴兒單子好殺伐國人不安全又有天災畜多死好呼到

救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問古我欲殺單子降漢降戶漢遠

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以應之服虔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

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地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武

名宛於元翻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之姓譜以為車姓本於田千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

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

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

有敵下傳

居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

致大軍乎。無柰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子諱漢

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誦詈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宛貴人怒曰。漢使至

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

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姚舜性也。左傳有。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泥野

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射而亦射。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泥野

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古師

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

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師古。良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

校尉制軍事。哆昌也。翻索。隱音尺。卷翻。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

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

之生死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

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

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將即亮翻。謂之能守先帝之約。

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婦家曰婚。亦

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帝改郎中令為光祿勳。應劭曰。光

曰。勳之言。闡也。闡者古主門官也。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燬蝗

郡。慶涼州。唐瓜州。沙州地。燬音屯。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沈約曰。恬亦閏月丁丑。以太

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奈侯。元鼎五年。坐耐金免。時

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

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

趙周下獄死。師古曰。比類也。比毗寐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數所

漢書注。無兄弟。家下。有字。漢書表。實此。從本。案月。正。已。申。戊。日。在。此。年。閱。百。月。探。

被皮

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

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師古曰三月上行幸河東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

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比必寐士至者

不過數千皆飢罷罷讀曰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

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

兵而還至燉煌燉音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什人之使使上書

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

兵益發而復往復扶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

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

稽山而還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為障蔽浚音峻稽音浚野

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侯

泥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入

萬騎圍之泥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泥野侯問古莫

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

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冬十

二月兒寬卒兒五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

又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

郡朱虛縣界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闕應劭曰石闕在泰山下陞匈奴

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昬犁湖為單于昬漢

句師古曰音鈞史記作昬音同又音吁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

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胸晉灼

杜佑曰盧胸在麟州銀城縣北猶謂之光祿塞銀城漢圍陰縣地而使游擊將

冊七

延有十學注入卷三即云百應

延有十學注入卷三即云百應

漢記
奴作十
六千五
里百一

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悅伉音抗 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

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 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

敗補遺翻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 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師古曰 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

班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 救漢人任音王。

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

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

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 大侯不過

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

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

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逮文景

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

倍。

師古曰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戶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他皆類此 富厚如之。

師古曰 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

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

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

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豉翻 為外國笑。乃

案言伐宛。尤不使者。鄧光等。

師古曰按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發惡少年。及

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

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

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

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

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書遣水工。益發戍甲。

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屬武威

而發天下更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

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資之芮翻賈音古適讀曰適及載糶。給

貳師。師古曰糶乾飯也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屬之欲翻而拜習馬者二人。

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於是貳師後復行。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

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射而亦翻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乃

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

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

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煎靡也煎子延翻宛大恐。

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

取馬乎孰與孰同古字通用是時。康居侯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

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侯漢兵罷。來救宛。罷讀破

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

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飲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壯三千餘

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

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翻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分為數

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

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下同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

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

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

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

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邽音圭

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

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

弟從。入貢獻。見天子。

見賢遍翻

因為質焉。

質音致

軍還入。馬千餘匹。

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為詳明

後行。

既還敦煌而再出師故曰後行

軍非乏食。戰死不甚

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

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以此物故者眾。天子

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

封趙弟為新時侯。

功臣表新時侯食邑於齊地時音止

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

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

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

以謫過行。皆黜其勞。

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

所犯不叙其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

匈奴聞貳師征大宛。

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

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

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

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

師古曰以其言為直

遣歸國。

亦因使侯司匈奴。

司讀曰伺

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

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余謂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

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

渠犁在輪臺東南與且未接南與精絕接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師古曰統領保

護營田之事也

以給使外國者。

師古曰收其五穀以供之使疏吏翻

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

蔡善諛。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

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

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

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秋。起明光宮。

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

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

匈奴向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

漢書西域傳此

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師古曰。且子余。翻鞮丁奚翻。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

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悖蒲內翻。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

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且所謂。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

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戶浪翻。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

充國被留。見上元封四年。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

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

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與矣。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

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遺于季翻。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望其回心鄉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漢所望。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

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降戶江翻。閼氏音煙支。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

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

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尚為將帥。蓋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

謀國事。立為丁靈王。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帳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

伏弩射殺之。為于偽翻。射而亦翻。吾母弟在漢。言其母與其弟也。幸蒙其賞賜。張

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

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

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衛律治其事。治直之翻。張勝聞之。

恐。前語發。以狀語武。狀語牛。倨翻。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

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廿六

通鑑卷二十一

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引謂辭及之也重直用翻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

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復扶又翻宜皆降之降戶江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謂猶語也武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

歸漢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

煇火師古曰煇謂聚火無焱者也煇于云翻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方目翻蹈其背以出

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

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師古

曰喻說令武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

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

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

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復扶又翻下同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富貴

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膏古號翻誰復知之武

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

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背蒲妹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為也且單于信汝使決人

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

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南越事見上卷元鼎

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

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

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窖工孝翻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飲雨于具翻齧魚結

翻咽音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

日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翻乳音人喻翻別

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天雨白氈師古曰氈毛之氈曲者音力之翻

下有上書字上天有無服有部
羝羊氈治有部與飲用與飲
作字下要羣因以字字部字上天

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發謫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

武帝更名五原。泥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太初元年破奴為匈奴所獲。是歲濟南太

守王卿為御史大夫。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濟子禮翻守式又翻。考異曰七月閉城門大搜。臣瓚註武帝紀曰漢帝年紀

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六月禁踰修七月大搜則搜索踰修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幸回中。夏五月遣貳師

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

千里。師古曰即祈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祈連。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

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

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貳師引

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嗟嘆之。拜為

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赦出西河。西河郡屬并州。彊弩都尉路博德會

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邪以奢。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

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續漢志

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留駙馬尚主者為之。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睦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

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下同。重直用翻。陵叩頭自請曰。臣

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捉虎。扼捉也。射命中。古師

日所指名處。即中之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

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鳥路翻。吾發軍多。無

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須騎也。予讀曰與。女讀曰汝。臣願以少擊眾。步

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

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

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

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

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

中東北入澤溉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公孫敖築 倂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

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猶言將領也將即亮翻率如字 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

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陳讀曰陣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

盾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掌翻 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曰抵當也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車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復扶又翻 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釋名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

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陳前葦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

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制車弩梯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十弩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近其斬翻 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

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復扶又翻下同 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

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亡降匈奴具言陵

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 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

通鑑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十一

之行戶剛翻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

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師古曰：鞬音丁奚翻。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吏持尺刀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石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隅而下也。壘音對翻。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

步出營。蘇林曰：裹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

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

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

即謂矢及矛。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

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糲音備。期至遮虜障者。相

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

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

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

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

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

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

急。師古曰：徇營也。一曰從也。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胸中素所畜積者。如上所言也。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煤酒醱

藥舖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煤。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為煤者。麴和合得成酒醱。名之為煤。誠可痛也。且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師古曰：蹂人九翻。踐也。抑數萬之師。虜救

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

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音去。權翻。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音莫北翻。首音式救翻。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

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匈奴之兵也。暴者猶章也。摧敗補賣翻。彼之不死。宜欲得當

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

通鑑卷二十一

遷腐刑沮在呂翻爲于僞翻說式芮翻下遐嫁翻如淳曰腐宮久之上海陵

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

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余謂此說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爲陵後距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生姦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

得脫者勞力到翻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好呼報翻而郡國二千

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治直之翻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

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

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勝音升道路不通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督察也禁居禽翻乃使光祿

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古師擊也衣繡於旣翻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

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

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藏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沈持林翻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

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

威震州郡暴周卿士暴公之後至渤海渤海郡屬幽州高祖置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唐爲滄景州之地聞郡人雋不疑賢師古曰雋音字竟翻又辭竟翻姓譜有雋姓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纒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躡音山爾翻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厓也公子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折而設翻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樹立也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禮子禮子禮子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爲相魏瀆衛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

東漢

乃部今人

所委稱尺正翻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為王氏子孫以外戚篡漢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婉為開陵侯降

江翻師古曰婉音晚又音免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

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